

全唐詩簡編

①

高文 主編

孫方 佟培基 副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詩

全唐詩話續編 ②

國文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上海商務印書館

詩話

全唐詩簡編

①

高文主編

孫方 佟培基 副主編

鄒同慶 張懷真 關淑惠

吳河清 申章文 編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河南省教委古委會規劃項目

全唐詩簡編

(全二冊)

高文 主編

孫方 佟培基 副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6 1/32 插頁 10 印張 68.5 字數 1,322,000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

ISBN 7-5325-0119-1

I·24 定價：31.90 元

前言

一

唐代是我國詩歌的黃金時代，唐詩是我國文學寶庫中最爲燦爛的遺產之一。唐詩的選集，即始於唐人。三百年間，選本達六十餘種，可謂洋洋大觀。但是存留到今天的只有十種。就此十種看來，由於選者所處的時期不同，而各時期的風氣有異，每個人的審美觀點亦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各個選本的差異。其中選初唐的有佚名《搜玉小集》，詩六十二首；合選初盛唐的有芮挺章《國秀集》三卷。選盛唐的有燉煌唐寫本唐人選唐詩殘卷，存詩七十三首；殷璠《河嶽英靈集》三卷；元結《篋中集》詩二十四首。選中唐的有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二卷；令狐楚《御覽集》一卷；姚合《極玄集》二卷。合選四唐的有韋莊《又玄集》三卷；韋穀《才調集》十卷。這些選本，雖然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也有「立意造論，各該一端」的明顯缺點。楊士弘《唐音序》就說：「載盛唐詩者獨《河嶽英靈》，然詳於五言，略於七言，至於律絕，僅存一二。《極玄》姚合所選，止有五言律百篇，除王維、祖詠，亦皆中唐人詩。至如《中興間氣》、《又玄》、《才調》等等，雖皆唐人所選，然亦多主於晚唐矣。」具體言之，有以下數項：（一）就時期言，只選一時期的作家，如《搜玉》僅選初唐；《河嶽英靈》僅選盛唐，有李白而無杜甫。《篋中集》只選盛唐古質的五古二十四首，《御覽》、《中興間氣》、《極玄》等例選唐中葉前期之作，而《又玄》、《才調》亦皆偏

重晚唐，偏而不全，輕重不倫。(二)就作家言，這些選本對李、杜、韓、柳、元、白等大家名家，或不涉及，或選錄甚少，而所選又很少是他們的代表作，不愜人心。(三)就作品言，《篋中集》只選五古一體，風格單一；《御覽》、《極玄》只錄近體。即《中興間氣》亦偏重於五言，寂寥凋疏，皆所謂得於此而遺於彼，不足以表現唐詩盛況。唐人選唐詩，大體如是。

降及宋元，選本之著者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十卷，此選本自南宋以來即歷受批評。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王荊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儲光義後，方是荊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荊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荊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而《四庫全書總目》亦云：「是書去取，絕不可解。」此外，則有姚鉉《唐文粹》，內有詩十三卷，惟取古體。五七言近體皆不錄。胡震亨評之曰：「選唐詩遺律詩，強以古繩今，未爲通鑑。」元初，有元好問《唐詩鼓吹》十卷，選唐代作家九十五人，七言律詩五百八十餘篇。以聲調宏壯震厲，同軍樂之有鼓吹，故名。內初盛唐僅張說、崔顥、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數篇，餘并元和以後人詩。杜牧之、李義山、陸魯望，及五代譚用之獨多。此又只選律而不及古。同時，有方回《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專取唐宋人五七言律詩，故名「律髓」。自序謂取十八學士登瀛洲，五星聚奎之義，所以稱爲「瀛奎」。其選取標準，大抵排西崑而主江西，其說以生硬爲健筆，以粗豪爲老境，以煉字爲

句眼。《四庫全書總目》謂其「頗不諧於中聲」。胡震亨云：「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雜；而其病總在略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始揭盛唐爲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爲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

楊士弘編選的《唐音》十五卷，書成於元末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四年），其中始音一卷，載王、楊、盧、駱四傑。正音六卷，餘響七卷，餘響又有一子卷。自序云：「自六朝來，正音流靡，四子一變，而開唐音之端。……然其律調初變，未能皆純，今擇其粹者，故列爲唐詩始音。」又云：「唐詩至開元、天寶間，始渾然大備，遂成一代之風。是編專取盛唐者，欲以見其音律之純，係乎世道之盛。故自大曆以降，雖有卓然成家，或淪於怪，或迫於險，或迫於庸俗，或窮於寒苦，或流於靡麗，或過於刻削，皆不及錄。其遺風之變而僅存者，略附焉。」後來高棅的名著《唐詩品彙》即因其例而稍變之。《唐詩品彙》成書於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共九十卷，所錄凡六百二十家，得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後又於洪武三十一年（公元一二三九八年）復增十卷，作者六十有一，詩九百五十四首。其主要特點如下：（一）將唐詩劃分爲初、盛、中、晚四期，這一分期的確定，正如他在《總序》中所說的，可以「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有助於知人論世，對唐詩發展流變的認識。這個四分法一直爲後世所沿用。（二）《唐音》雖突出盛唐，對李、杜猥云示尊，而對其作品却未敢甄錄，是選唐詩的一大缺陷。此書截然謂學詩當以盛唐爲法，以李、杜爲宗，且收錄其詩作特多，彌補其闕，這種論斷與實踐，較之《唐音》實是一大進步，對於後來影響至巨。（三）此書分各體以統類，立九目以馭體，大略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等爲旁流。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與時異

者，不以世次拘之。這裏既論述到每一時期的總趨向與其共同風貌，又注意到每一時期不同作家的藝術成就，雖其區分和論述未必恰如其份，但其辨析仍有參考價值。其分體的排列方法，亦爲後來的《唐音統籤》及《唐詩別裁》等所取法。選本到了《品彙》是一個高峯，此後選家尙多，大體不出其範圍，茲不具述。

二一

胡震亨云：「自宋至今，唐詩總集有選家，又有編輯家。唐詩至後代多亡佚，故有編輯家也。」這裏所說的編輯家，即是輯一代之詩共爲一集的作家。編輯有唐一代詩歌總集的工作，蓋始於宋，盛於明，而成於清。北宋初年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詔撰《文苑英華》一千卷，內詩二百卷，六朝人居其一，唐人居其九，唐人詩得傳，實藉此書爲多。南宋初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百卷，輯漢魏迄唐樂府。其唐人擬古題，皆以類附。題之昉於唐者，特爲近代曲詞、新樂府詞兩目以統括之。唐人作品實居大半。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一卷，他在序中說：「唐人以詩名家，滅沒失傳，不可勝數。尋訪三百年間文集、雜說、傳記、遺史、碑記、石刻、宦游四方，殘篇遺墨，一聯一句，悉收採繕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篇什之外，其人可考，即略紀大節，庶讀其詩，知其人云。」他這本書的重點是在錄詩，實爲編纂家的巨撰。收採之博、考據之詳，有功於唐詩甚大。紹興元年（公元一一三一年），洪邁編成《萬首唐人絕句》一百卷（《四庫全書總目》作九十一卷），其序中云：「唐去今四百歲，考藝文志所載，以集著錄者，凡五百家，今僅及半而或失真。」雖然此書混入梁何遜及一些宋人詩，爲昔人所譏，然唐人絕句一體詩較多保存，此

公搜探之功，誠不可沒。宋度宗咸淳元年（公元一二六五年），趙孟奎編《分門類纂唐歌詩》一百卷，凡作者一千三百五十三家，詩四萬七百九十一首，此是唐詩類編的第一部巨著，惜其多已殘。至明代，僅殘存三之一，今則僅有十之一。到了明代中葉，輯唐詩之風大盛，各種別集陸續出現，篇幅巨大的總集，也不斷問世。嘉靖年間，朱警有《唐百家詩》一百七十一卷，凡收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其收編詩集之多，當時無與倫比。此外，有黃貫曾《唐詩二十六家》五十卷，蔣孝《中唐十二家詩》八十一卷，張之象《唐詩類苑》二百卷等等。萬曆時，出現了吳琯《唐詩紀》一百七十卷。此書原是黃德水始編，僅成初唐十六卷即逝世，由吳琯補成六十卷。吳氏繼又輯《盛唐詩紀》一百十卷，這是一部水平很高的總集，它博得了錢謙益的重視，並以之作爲自編唐詩總集初盛唐詩集的底本。其後季振宜得錢氏殘稿於錢遵王，遂繼續努力而成《唐詩》七百十七卷，康熙御定《全唐詩》的編纂工作就是以季振宜的《唐詩》爲底本之一而進行的。

還有一部作爲康熙御定《全唐詩》底本的是明末胡震亨的《唐音統籤》一千零二十七卷。這是第一部完整的唐詩總集。其體例是分初、盛、中、晚四期，每一作家的詩皆分體排列。季氏《唐詩》不分期，作家亦不分體，一依原集本次序。康熙御定《全唐詩》在體例上基本是以季氏書爲基礎的。但《唐音統籤》在編纂工作中也起了重大作用，特別表現在中、晚唐詩的補佚和零章碎句的補充方面。如無胡氏、季氏二人的輯佚彙編之功，《全唐詩》的編成印行是難以想像的。

御定《全唐詩》的修纂，始於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〇五年）三月，成於四十五（公元一七〇六年）十月，共收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共九百卷。於是有唐一代之詩，粲然賅備。雖

然其中還有不少舛誤疏漏之處，但重要的篇什基本上全備了，其內容之富、風格流派之多、藝術成就之高、霞蔚雲蒸，真可謂極一代之壯觀。

二

唐代詩歌是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國的詩歌自三百篇、楚辭之後，經歷了漢魏六朝的長期發展過程。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遺產。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光輝傳統的建立和發展，不同題材領域的開拓，各種體裁的不斷形成，以及聲律的運用，語言風格的創造，手法技巧的革新，創作經驗的總結，都為唐代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更值得重視的是唐代作家對詩歌遺產所採取的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態度，使之日新月異，出現了高峯。當然，唐代政治、經濟的昌盛繁榮，國力的強盛，思想的活躍，以詩取士的科舉制度，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促進詩歌發展繁榮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

唐三百年間，詩歌發展的四個階段，即是初、盛、中、晚四期。第一期，自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至睿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唐開國之初的詩人皆當時的風雲人物，他們有較深的文學修養，又都受齊梁文風的影響，但是他們的詩歌中也散發出一些新鮮氣息。「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唐詩品彙·總序》）即如太宗的《帝京篇》，胡元瑞曾贊揚它「藻瞻精華，最為傑作」。魏徵《述懷》氣韻高古，虞世南的邊塞之什，追琢精警，風格蒼勁，亦稱力作。而模仿陶潛的生活與詩風的王績，則是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先驅。到了武后時期，四傑挺出，他們是齊梁派中健將，淵源於庾信，才

調縱橫，氣象宏闊，改造了宮體詩，聲律及風骨兼有的唐詩正式形成。特別是七言長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杜甫說「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是完全正確的評價。繼而有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李嶠的《汾陰行》，浸入玄想。以後發展成爲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將詩情和哲理自然地融合起來，成爲「孤篇橫絕」(王闥運語)的宮體極致。

同時沈佺期、宋之問繼承了前人以聲律入詩的成就，完成了五、七言律詩形式的創造。自此以後，詩之分爲近體和古體有了明確的界限，詩人在創作上，專工近體和古體也漸漸有分道揚鑣之勢，這的確是「詞章改變之大機」(《詩藪·內篇卷四》)。

陳子昂於舉世爲齊梁之際，獨舉復古的大旗，提出漢魏風骨，以振衰起敝，端正詩歌發展的趨向，爲以後唐詩的發展和繁榮打好了基礎，開拓了道路。他的《感遇》三十八首是這一主張的實踐。在內容上廣闊地反映社會現實，在形式上一掃藻飾華麗。上承阮籍《咏懷》，下啓李白《古風》，韓愈所稱「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以此。

第二期，自唐玄宗開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起至代宗永泰二年(公元七六六年)。主要是開元、天寶時代，是唐朝的鼎盛時期。詩人們爲了反映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和表現各種願望和理想，把詩歌藝術繼續推向前進，在創作實踐中發展了各種體裁和形式，開創了衆多流派，表現了多種風格，而蔚爲詩國中萬紫千紅、百花齊放的壯觀。其時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形成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中的極爲繁榮的時代，即文學史家所羨稱的「盛唐」。天寶以前，奮厲無前、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浪漫主義的詩風是這時期詩壇的主流。以高適、岑參爲主，並有王昌齡、李頎等人共同形成的邊塞詩派，是浪漫主義中的一個重

要流派。他們的邊塞之作，表現了馳騁沙場、建立功勛的英雄壯志，抒發了慷慨從戎、抗敵御侮的愛國思想，還描寫了西北邊疆奇異壯麗的景色。同時也反映了征夫思婦的幽怨和戰士的艱苦，各民族之間、將軍和士卒之間的矛盾。邊塞詩反映了這個時代中有關戰爭各方面的現實，產生了許多優秀傑出的詩篇。這一派名家中還有王翰、王之渙、崔顥、劉灣、張謂等。

同時，有以孟浩然、王維、儲光羲等爲代表的田園山水詩派。他們上承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的藝術傳統，描寫山川的自然美和田園閒適生活。在他們的筆下，有壯闊的湖山，有恬靜的村落，也有清新秀麗的園林。或以素描見長，或以刻畫見工，使晉宋以來形成的山水詩更加豐富，描寫技巧上有所發展。這一派的作家還有常建、祖詠、裴迪、丘爲、崔曙、綦毋潛等。

這兩個流派詩人的作品並不局限於本派之內。王、孟除田園山水詩外，高、岑除邊塞詩外，他們都寫過反映其他現實生活的詩篇，說他們是田園山水詩人或邊塞詩人，只不過是就其作品的主要方面而言。例如王維，作品中就有一些邊塞名篇，如洋溢著慷慨報國精神的《隴頭吟》、《老將行》等。至於就風格上說，雖然同一流派的詩人有其共同的特點，但每個詩人都建立起自己的風格，這是唐代著名詩人的特色，也是我國詩歌藝術已經成熟的標誌。

盛唐是唐詩發展的高峯，而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和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則是這座高峯的頂點。

李白以儒家的兼濟天下思想爲主，道家的功成身退思想爲輔。他有宏偉抱負和進步理想，但生活在唐朝統治階級開始走向腐化、政治趨向黑暗的時期，無法實現。特別是經過三年供奉翰林的政治生

涯，洞悉當時的腐敗現實，因而在放還之後寫出許多猛烈抨擊黑暗政治、極度蔑視腐朽無能的權貴、冲擊封建禮教的光輝詩篇，表現出強烈的叛逆精神和熱烈追求光明的理想。他的筆力變化，極於七古雜言歌行，如《蜀道難》、《遠別離》、《將進酒》、《天姥吟》等等。他的詩風壯浪縱恣，熱情奔放，豪壯飄逸，擺去拘束，千變萬化，豐富多彩，使梁陳宮掖之風，掃地併盡，不愧爲屈原以後另一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安史之亂的爆發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年杜甫寫出了震爍古今的傑作《奉先咏懷五百字》，揭露了階級的對立。此後他寫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北征》、《洗兵馬》、《三吏》、《三別》、《秦州雜詩》、《秋興八首》等一系列具有高度愛國主義精神和熱愛人民的偉大詩篇，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被後人稱爲「詩史」。在作法上，集傳統遺產之大成而獨開生面。他的樂府詩即事命題，無復依傍，古近體以時事入詩、議論入詩，使詩歌歷史化和散文化，开辟了詩歌的新天地。在風格上極盡沉鬱頓挫，雄渾激壯之能事，成爲變古開新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

第三期：自代宗大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這是中唐時期。安史之亂雖然平定，但社會上瘡痕滿目，憲宗元和時期國家實力有所增強，平定了兩個藩鎮，這就是史家所謂的「中興」，對中唐文學的繁榮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此期詩歌的派別最多，可分前後兩小期：（一）大曆，（二）元和。

大曆前期有元結、顧況等揭發社會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詩歌，成爲杜甫的同調。劉長卿多寫山水隱逸，清新含蓄，字句研煉，權德輿推爲「五言長城」；韋應物高雅閒淡，爲白居易所稱道，皆接近王、孟。

大曆有十才子之目，他們的詩皆以華美靈秀爲宗。《四庫全書總目》云：「大曆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漓，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關，十子實爲之職志。」（《錢仲文集》）這個評斷是中肯的。獨李益的七絕，音節神韻，可追王昌齡、李白。

後期元和，詩歌又出現第二次高潮，突破了大曆詩人的狹窄天地，顯現出多種流派和多種風格。就其趨向而言，大致爲韓孟詩派及元白詩派。其代表人物是韓愈和白居易。

韓愈在倡導古文的同时，也致力於詩風的革新，力矯大曆十才子的平弱詩風。他學習李、杜，繼承並發揚李白豪放和杜甫沉雄的傳統，他的詩驅駕氣勢，崢嶸崛強，萬怪恍惚，採取爲文作賦的筆調，鋪張揚厲，議論縱橫，開創了奇險生新的風格。他的代表作有《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石鼓歌》、《山石》等。而思苦奇澀、硬語盤空的孟郊，備受韓愈的推崇。屬於這一派的還有盧仝、劉叉、賈島、李賀等人。他們各以自己獨具風格的作品豐富了詩歌園地，其中李賀以濃麗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像，警邁奇詭，絕去翰墨畦徑，尤爲傑出。

同時以平易通俗的語言繼承杜甫新題樂府傳統而加以發展和革新的白居易，代表了當時的現實主義流派。寫了《秦中吟》和《新樂府》等偉大作品，使他成爲此期的偉大詩人。他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晚唐鄭嵎的《津陽門》、韋莊的《秦婦吟》，一直到明末吳偉業的《永和宮詞》、《圓圓曲》，以及近代王闓運的《圓明園詞》、王國維的《頤和園詞》，皆是他的流風遺韻。與白同派的作家有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人，皆以新樂府著名。元稹的《連昌宮詞》是其力作，論者以爲高於《長恨歌》；他的《遣悲懷》抒情真摯，膾炙人口。李紳則是標榜並創作新題樂府的

第一人。

在這兩大派以外，自樹一幟的有柳宗元和劉禹錫。他二人都是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的傑出作家。劉禹錫在當時有詩豪之目，其詩雄渾老蒼，尤多感慨諷刺之什，近體高於古體，七絕爲當時之最，在學習民歌上有卓越的成就。

柳宗元以五古山水詩爲最著，他處連蹇困厄之境，發清夷澹泊之音，而嵯峨蕭瑟之感自蘊其中。蘇軾評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詩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又云：「外枯中膏，似淡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然溯柳詩之淵源，則劉熙載《藝概》謂：「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蓋各得其性之所近。」斯言得之。

第四期：自文宗開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至哀宗天祐四年（公元九〇七年），是爲晚唐。此期唐朝國勢衰微動亂，詩有深沉的感傷情調，向着華艷纖巧的方向發展。這時期的傑出詩人有杜牧和李商隱。杜牧具有政治抱負而不得施展，在《河湟》詩中，他對朝政的混亂和國勢的衰微表示無限的憂憤；在《早雁》中對邊地人民表示同情。他的律詩、絕句成就最高，咏史詩很著名，對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關鍵問題發表獨到的議論，這種史論絕句的形式，頗爲後來文人所倣效。他的抒情寫景的七絕，爽朗俊逸，雄姿英發，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李商隱在牛、李黨爭中是站在李德裕的革新力量一邊的。當李黨處於無可挽回的失敗情況下，他却用自己的一支筆爲之申冤辯誣，表現了他堅持進步傾向、追求理想的氣概和品質。由於當時腐朽勢力的強大，革新派的最終被扼殺，唐朝從此一蹶不振，這就是李商隱悲劇的根源，也就是他創造出沉博

絕麗而又撲朔迷離的富有悲劇色彩的詩歌的真正原因。他的名篇《安定城樓》、《重有感》、或關懷國運，或痛憤時局，慷慨激越。他的咏史絕句，曲折地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形象鮮明，諷意強烈。而對唐帝國的奄奄一息，在《樂遊原》中發出了低沉末世的哀音。他的作品中最爲人傳頌的是無題詩。這些七律被後人認爲是最高的藝術成就。在藝術上繼承了杜甫七律沉鬱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李賀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特有風格，具有更多的創造性。

唐末五代，政治極度黑暗腐朽，戰禍連年，經濟衰退，詩壇的總趨勢也走向衰落。這時，有一批比較貧寒的詩人，如杜荀鶴、聶夷中、羅隱、于濆等。他們以通俗的語言反映現實，特別是反映勞動人民的疾苦。也有一批以淒婉輕艷的風格，抒寫傷離悼亂的詩人如韓偓、司空圖、韋莊等。還有皮日休、陸龜蒙、宗奉韓愈，詩境艱澀、用字奇僻，在吟咏個人生活中寫對世事的沉痛。還有一批效法張籍、賈島專寫律詩的如李洞、方干、唐求等人，這些作家一般說來成就不大。

以上是對唐代詩歌發展流變的極簡單敘述，只是唐代作家流派風格的一斑，唐詩的內容當然遠不止此。鈎劃這個輪廓，聊供讀者參考。

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御選唐詩》下云：「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澹，《篋中集》所錄皆古澹；令狐楚尚富瞻，《御覽詩》所錄皆富瞻；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錄即多生拗之篇；元好問尚高」

華，「唐詩鼓吹」所錄即多高華之製。蓋求詩於唐，如求材於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這段話很透徹地說明了唐詩浩如煙海，其中包括各種流派和各種風格，由於時代的不同，各人的審美觀點各異，因而各種選本總集，往往流於一偏，不能表現全貌。這是自唐以來至於清末選家的通病，鮮能自拔。每個選家都說自己的選本是得唐詩真諦，實際上只是自己的私見，而不是大家的公論。即「唐詩品彙」歷十數年的鑽研，自詡能剖析毫芒，前後選錄百卷，所選的作家作品可謂繁富，而胡震亨評之曰：「其最陋五言排律連卷錄省試詩，何所取義？」而大謬在選中、晚，必繩以盛唐格調，蓋取其庸立僅似之篇，而晚宋人真正本色，一無所收。李、杜兩家，尤多爲宋人之論所困，不能別出手眼，有所去取。」（「唐音癸籤」卷三十一）可見選編之難。「全唐詩」疏漏舛誤之處頗多，近人劉師培、聞一多、岑仲勉等皆有所譏正。我系李嘉言同志一九五六年發表「改編全唐詩草案」一文，引起國內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和重視，遂於一九六〇年十月接受中華書局的委託，李嘉言同志和我共同負責，成立「全唐詩校訂組」，承擔全面整理校訂「全唐詩」的任務。李嘉言同志雖已去世，但我們將繼續努力完成此項任務。現在我們作此「簡編」的目的之一，亦是爲了訂正「全唐詩」所存在的一些錯誤，諸如作家作品的重出、誤收、漏收以及傳記的舛誤等問題，爲讀者提供一部比較可靠的具有中等規模的唐詩研究資料。從這一點講，它又是我們完成「全唐詩」整理工作中必不可缺少的環節。所謂「簡編」的另一個涵義是，它不同於一般選本，即除精選大家、名家的代表作以外，同時也注意有一定影響的次要作家以及無名氏、仙鬼及夢謠之類的作品，並收各種體裁，如一般選本所沒有的聯句之類。各種題材、各種風格，皆予採錄，以期成爲反映唐代詩歌創作全貌的「全唐詩」簡編本。是編共錄作家五百五